

新传说

精彩故事汇

台上台下都是戏

伊家河 著



恶人师

三背红门

奶奶的红高粱

葫芦奇案

凉性热性

穿乡过府卖味儿

7
110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新说

精彩故事汇

I247.7
2014/10

台上台下都是戏

伊家河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上台下都是戏 / 伊家河著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4.1
(中国新传说)
ISBN 978-7-5078-3654-7

I. ①台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0980号

台上台下都是戏

著 者	伊家河
责任编辑	张娟平 杨 桐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社 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2.5
版 次	2014年1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4年1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54-7/I·461
定 价	20.00元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出版说明

故事是什么？它是一种文学载体。它来自民间，是最“下里巴人”的艺术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就具有天生的泥土芳菲，深受百姓喜爱。

故事产生于远古时代，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诞生，记载了人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、酸甜苦辣，见证了人类的漫漫历史长河。中国如此，世界各地也如此。一部《天方夜谭》吹开了多少人心头的情结。故事就像音乐，不受地域风俗的限制，它可以跨越国界，迅速沟通人们的心灵。故事是历史的“活化石”，它就像是银杏，虽经历千秋万代的风风雨雨而愈发繁荣。

著名的“鬼才”戏剧家魏明伦说：“故事是戏剧之本。”一点不错。但凡文学艺术，离开了故事性，就十分乏味。现在许多国内的电影电视，虽然轰轰烈烈，画面优美，可是往往因为没有故事，让观众看后大呼上当。而好莱坞之所以生命之树常青，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故事是戏剧之本的真谛。

故事基本上是“口头文学”。一篇故事诞生后，就迅速在人群中传诵，并经过人们的加工、增删、提高再传诵。故事给人们艺术的享受，教人们如何欣赏真、善、美，如何辨别假、恶、丑。

进入信息时代后，故事不仅没有萎缩，反而更加显示出勃勃生机。现在，几乎各省的电视台都开辟了讲故事的专栏。就连比较枯燥的法制类新闻，也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。

我们听故事、看故事，不仅放松了身心，获得了精神享受，提高了写作水平，学到了知识常识，而且可以从中受益匪浅。几年前，一个西安的高考学生，因为课外经常看故事，牢牢记住了《故事会》杂志发表的一篇“弯弯的月亮”，而高考的作文题目与这个故事内容相似，于是乎，他一挥而就，写出了“豆角月亮”，并获得了作文满分。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，就是从全国的精品故事中筛选出来的，可以说是篇篇珠玉，风采各异，美不胜收。我可以说：只要你看一看，读一读，就一定开卷有益。

故事让我们受益，这不是空话，也不是口号，是实践的感知。愿我们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，这也是我们编此丛书的初衷。

目 录

穿乡过府卖味儿 /001

骗 眼 /015

神奇的黑头雕 /025

假皇上与真命鸡 /031

没事找个贪官玩 /037

神扇军师 /042

红丝带 /049

灭 门 /052

台上台下都是戏 /057

葫芦奇案 /061

一盆咸菜 /065

一路炒作去娶妻 /069

弟弟带哥找工作 /076

骄傲的大豆 /080

每天要早起 /086

奶奶的红高粱 /090

糊眼儿 /095



宰客 /097

凉性热性 /102

老板的情义 /106

三背红门 /110

讨子宝典 /115

爸爸有个情人 /125

花钱买孝心 /130

生死冤家 /135

行骗江湖的骗子父子 /144

爱的吆喝 /148

变种人 /151

谁死了 /153

孩子王 /156

一块抹布 /158

“被植入”的房客 /160

父亲病 /165

只想听一声“爸爸” /168

恶人师 /171

触动心灵的歌 /178

“高息”的爱 /183

穿乡过府卖味儿

一、因为肉，挨了揍

民国末期，社会动荡，民不聊生。

这一年的腊月，大雪下得正紧，峰山县沈楼村的沈传谷带着小伙计石头到五里外的申庄村收租子。因为天灾人祸，今年的收成不是太好，沈传谷就减免了一半的地租，但仍然有不少人家交不上。沈传谷忙了半天只收到几十两银子，看看再也收不上来多少了，他就带着石头骑着小毛驴往回赶。当走到离家一里多路的龙庄村时，正在牵驴赶路的石头突然鼻翼动了几下，说：“老爷，你闻，谁家煮肉这么香啊？”

沈传谷也闻到了，他皱了皱眉头说：“谁家这么阔气，这年头煮肉还放了五香大料，这么大的香气，不是想要穷人的命吗？”

龙庄村路边搭了一些抗寒的地窝棚，穷人们大多挤在里面避寒，这些人平时连个窝窝头都难吃上，一闻到肉香早就猫在地窝棚门口往外张望。有人认得沈传谷，看他路过就叫道：“沈老爷，下来歇歇脚，暖和暖和吧？”

沈传谷急忙从毛驴身上跳下来，他对着乡亲们抱拳说：“老少

爷们儿都还好吧，你们暖和着，我回家还有点事儿。”

有人与沈传谷打趣说：“沈老爷八成是回家吃肉的吧，你闻闻这香味儿，这方圆几十里只怕是只有你们家才会这么煮肉吧？”

沈传谷一愣：“不会，我们家也比不了你们，小户有小户的愁，大户也有大户的烦啊，我们家今年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怎么敢把肉炖了吃？”

穷人们便笑，说：“沈老爷你就别喊穷了，你不是吃不起，是不舍得吃，不像我们是舍得吃，但吃不起。”沈传谷陪着笑，他跟在驴屁股后面，直到出了村才重新骑到驴背上。

闷走了一会儿，肉香越来越浓，沈传谷问石头说：“石头，你闻着这肉香能想起一个什么词吗？”

石头回说：“早想起来了，这叫卖味儿！”

沈传谷有意考考他，就又问道：“那你说说这卖味儿在外地叫什么，咱们峰山县又为什么要这么说？”

石头笑了笑：“老爷，小的虽然年龄小但也去过不少地方，我知道这卖味儿在外地有叫显摆的，还有的叫摆谱的，但至于咱们峰山为什么叫卖味儿，我却真的知道了。”

一老一少一边说着话一边进了沈楼村，一到村口沈传谷的脸色就变了，小石头还想请教，但看着沈老爷子的脸，他吓得把话咽进了肚子里。

沈传谷到了自己大院门口，脸色已是铁青。一股浓烈的肉香扑鼻而来，显然是沈家在用五香大料炖肉。

沈传谷直奔厨房，厨娘柳嫂正在烧火，看到一脸怒气的沈传谷，她吓得张了张嘴没能说出来话。沈传谷掀开大锅，只见锅里放着剁成拳头大小的猪肉，八角、茴香、花椒、葱、姜、大蒜一应俱全，马上就要熟透了。

沈传谷盯着柳嫂，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，他吼道：“是谁让你这么炖肉的？”

柳嫂吓得脸发白，她慌忙说道：“是，是少爷，少爷说，说这么吃肉才香！”

沈传谷拿起身边的一把厨娘平时用来铲灰的铁锹，一锹砸到锅里，说：“不准这么吃！”说完怒气冲冲地去找他的儿子沈学梦。

沈学梦今年十九岁，正在院子里逗一帮小丫环玩雪呢，看到沈传谷他赶忙过来问安，刚说了一句：“爹你回来了！”迎面就挨了沈传谷重重的一个耳光。

沈学梦给打呆了，他说：“爹，你为什么打我？”

沈传谷还不解气，他又踢了儿子一脚，将他踢倒在雪地里，然后才说：“是你让柳嫂那么炖肉的？”

沈学梦从地上爬起来，一听说是这事他放松了许多，说：“是啊，平时有肉都是炒着吃，放了那么多青菜，一盘子里也不过有十来块，吃着不过瘾，今天咱们家杀了两头大肥猪，我就让柳嫂炖了一锅解解馋！”

沈传谷骂：“你是解馋了，可你知道这会给咱们沈家带来大灾大祸吗？”

沈学梦不明白了：“爹，不至于吧，不就是炖了一回肉吃吗？”

沈传谷吼道：“可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连窝窝头都吃不上吗，他们闻着这吃不到的肉香，会在心里怎么想，你如此卖味儿，会招来天妒的！”

沈学梦不服气：“爹，我不过是炖了回肉，怎么是卖味儿呢？”

“这还不是卖味儿？”沈传谷依然铁青着脸说，“卖味儿在外地叫摆谱，之所以在咱们当地叫卖味儿，那就是因为自己吃肉还要让别人闻到香味，让吃不到的人在心里生妒，这样的人才被叫

做卖味儿！你说说，同样的一块肉，和白菜萝卜一起炒，香味儿不会传到几里外，一大家子人也都能每人吃一点，穷人们虽然吃不到但也闻不到，他们就不会在心里怨恨，这样的吃法会不会更好一些？”

沈学梦低着头，虽然他在心里并不服气，但嘴上还是说道：“爹爹教训得对，孩儿记下了。”

然而这个沈学梦哪里会记得下，没过三天，他就为沈传谷惹来了大祸。

二、因为妓，挨了饥

峰山县有两处热闹所在，一处是在柳园戏院，每天一场大戏，唱的是柳琴戏，这是鲁南的地方戏，又被称作“拉魂腔”，意思是能把人的魂拉走。另一处热闹所在就是醉香楼了，这是一座妓院，里面有一个头牌叫做小香秀，据说本为官宦人家的小姐，只因遭了变故才被卖入青楼为妓。

小香秀的走红也是最近一个月的事，以前的头牌是二十岁的阿莲，这人长得也挺漂亮，但就是没有小香秀的大家闺秀的气质，此外她也不会唱柳琴戏。小香秀刚到醉香楼就让沈学梦盯上，并花钱请人教她唱柳琴，等到她学会了几个段子，在醉香楼上一开唱，一下红透了峰山县，阿莲的头牌也自动让位给了她。

阿莲红火时是让县长杨起民的公子杨三江包着的，这位公子一看小香秀火了，马上就要来包她。

小香秀自己无权做主，老鸨徐嬷嬷也更不敢得罪县长的公子，但沈学梦却咽不下这口气，小香秀是他捧红的，他是费了许多心思的，而且他也有意纳小香秀为妾，要不是害怕父亲，他早就为

小香秀赎身了，现在杨公子来横插一杠子他心里能痛快吗？

沈学梦看着杨公子每天往小香秀的房间跑，他心里如吃了苍蝇，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，就在县城租了一处院落，然后偷偷帮小香秀赎了身。

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杨三江是何许人，他在峰山跺一下脚那是要地震的，他看中的人不见了，他能不找吗？杨三江带着手下到了醉香楼，拉过徐嬷嬷劈头就问小香秀到哪儿去了，徐嬷嬷吓得尿了裤子，她马上说了实话，但至于小香秀被沈学梦带到了哪里，她也不知道。

杨三江怒火攻心，他骑上高头大马带着几十名手下直奔沈楼村。大队人马浩浩荡荡，早有人报知了沈传谷。

沈传谷吓得连瓜皮帽也没来得及戴，一路小跑着来迎接，见了杨三江急忙弯下腰来行礼，连说有失远迎。杨三江连马也没下，他拉着长腔说：“我听说沈家可是长能耐了，这些年吃了不少的饱饭吧？”

沈传谷此时还不知道杨公子的来意，他只是作揖：“小人的全家能吃得饱穿得暖，全靠杨县长的洪福！”

杨三江冷笑：“你们还知道啊，我告诉你，爷看中的一个丫头让你的儿子给拐跑了，爷今天来就是要带人回去的！”

沈传谷吓得差一点儿岔了气，这事他是一无所知，他急忙把杨公子请到家里，问清原因，然后让石头喊来沈学梦。

沈学梦进来看到杨三江，他笑了笑，一抱拳说：“杨兄台请了，那个小香秀被我赎了身，我正要纳她为妾，您不会是听到了什么信儿来喝喜酒的吧？”

沈传谷过去就搯了他一个大嘴巴，骂道：“混账，你什么身份敢和杨公子这么说话，还不快跪下！”

沈学梦看了看父亲，又瞪了两眼杨三江，极不情愿地跪了下来。杨三江“嘿嘿”干笑：“看来沈家的家规也是挺严的，这个我就放心了，只要你们听话，咱们又何必伤了和气呢？”

沈传谷陪着笑脸：“杨公子放心好了，今天我一定将那个丫头送到您府上。”

杨三江起身告辞：“如此我就不打扰了，但愿你们能够说话算话！”一边说一边往外走。哪知沈学梦却来了倔劲儿，他从地上爬了起来说：“小香秀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我不会送过去的！”

杨三江一顿：“那就是说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喽？”说完一使眼色，他带来的手下便开始在屋里乱砸一气，沈家人吓得都躲了起来。

杨三江砸完过来拍了拍沈学梦的肩膀：“今天我要是看不到小香秀，就会来要了你的命！”说完照着沈学梦的脸上就是一拳，然后大笑而去。

杨三江一走，沈传谷便逼着儿子说出小香秀住的地方，但这个小子偏吃了秤砣铁了心，打死也不说。沈传谷让人把他关到黑屋子里不给饭吃，然后迅速找到县里一些头面人物，又花钱使银子请他们给县太爷说好话，当然也少不了给县太爷好处。

沈传谷一边努力平息事端，一边逼儿子说出小香秀的去处，并且让家人伙计四处打听，两天工夫下来还真在县城找到了，他立马做主给杨三江送了过去。

小香秀一送走，沈学梦就如丢了魂，从黑屋子里出来后还是不吃不喝，直到第二天晚上他似乎是想明白了，这才让人送来饭菜。

休息了几天后沈学梦却偷偷跑走了，但是几天后他又突然回

来，而且还带回了几样让沈传谷胆战心惊的东西！

三、买了枪，遭了抢

沈学梦带来的是十支洋枪和一千发子弹，这些东西用油布包着，他是租了一辆马车拉来的。一看到这些东西沈传谷吓得身子发抖，直叫着让儿子丢到外面去。沈学梦这一次却没有听父亲的，他似乎在心里早有了主意，而是将枪支弹药藏到自己房间里，被沈传谷逼急了，他就拿着枪对着自己的脑袋要自杀。沈传谷第一次向儿子妥协，他问儿子到底想干什么，沈学梦这才说：“天下大乱，政府也号召各地自治，咱们家大业大，难免会让别人惦记着，天天忍辱偷生，倒不如想法自保，我想用这些枪支招些人手。”

其实沈传谷早就猜到了儿子要干什么了，他劝道：“小子，你知道这么一件事吗，咱们这里经常发洪水，每次洪水过后，几百斤的黄牛都能被淹死，可那些小蚂蚁却安然无恙，你明白那是什么道理吗？”

沈学梦说：“爹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问题是咱们现在早就不是蚂蚁了，即使咱们想做蚂蚁如今能做得到吗？”

沈传谷叹气：“我也老了，就是我现在不让你弄，只怕在我死后你也会变本加厉地去胡搞的，所以趁我还活着，就帮你把握一下吧！”沈学梦见爹同意了，很是高兴，这就要去招人手，沈传谷却说：“先慢着，你还得答应我一条才行，那就是不能同政府作对，特别是不能同杨县长的公子作对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要是想和他作对，只能是死路一条！”沈学梦犹豫，他买枪招人手，其实就是想和杨三江干上一场的，现在被父亲看穿了，他只得勉强答应下来，心里却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等以后再和他杨三江算账。

乱世时节，到处都是吃不上饭的穷人，因此沈学梦很快就招了二十多个打手，他还自封为沈楼村治安联保队队长。在联保队成立那天，沈学梦让沈传谷“训话”，沈传谷对着这二十多位队员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老少爷们儿，我沈传谷就一句话送给大家，那就是千万不要卖味儿！炫耀武力，欺男霸女，横行乡里，这就是卖味儿，谁卖味儿谁就是自寻死路！我们沈家成立联保队只为了自保，绝不是为了欺负别人，因此谁要往老沈家脸上抹黑，谁替老沈家卖味儿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！”

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，就在沈传谷讲话后的第三天晚上沈家就出事了。夜里子时，沈家院墙上突然冒出了上百支洋枪，领头的一人用黑布蒙着脸，沈学梦刚成立的联保队才上岗巡逻，还没什么经验，早被人一枪一个打死了。

如此突变让沈传谷父子始料不及，沈传谷躲在屋里喊：“外面的是哪位爷们儿，咱们有冤有仇也请您说个明白，如果无冤无仇的话有什么要求您也尽管说！”

只听外面一人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老子是抱犊崮上的土匪孙美瑶，今日所来就是求点财的！”

沈传谷放下了心，他说：“原来是孙大当家的，敢问您想要多少钱？”

孙美瑶说：“不多，五千大洋！”

沈传谷知道土匪的心思，要多少给他们多少会让他们后悔要少了，因此就同他们讲起价钱来，最后以四千大洋成交。沈传谷让小石头把大洋送过去，孙美瑶却说：“让你儿子沈学梦送来！”

沈学梦倒也是个汉子，他从小石头手上接过大洋抱着走出了屋子。但是就在他刚走到院子里，只听一声枪响，一粒子弹就射了过来。沈学梦大叫一声倒在了血泊里，沈传谷跑出去一看，儿

子只是干瞪了两眼就死了。

孙美瑶收了大洋和枪支弹药，他用枪指着沈传谷说：“念你还算老实，就先留你一条命，以后只要爷缺钱了找人给你送个信儿来，你就要一分不少地送去，否则你儿子就是你的样子！”

沈传谷泪流满面，他说：“你们，你们为何要杀我的儿子？”

孙美瑶冷笑：“你儿子不像你那么听话，留着早晚都是祸害！”说完带着手下撤走了。

第二天一早沈传谷安葬了儿子，也遣散了联保队。夜里睡不着，他叫来小石头说话，他同小石头说：“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再告诫我，做人不能卖味儿，因此我一生谨慎小心，没想到现在听了儿子的一次话，马上就遭遇了不测，现在后悔已是太晚了！”

小石头说：“老爷，我看出来这伙人不像是抱犊崮上的土匪，他们来似乎就是要杀少爷的！”

沈传谷大惊，他摆手道：“这话你也只能让我听到，千万不能在外面说，否则你的小命会丢掉的！”

石头点头：“看来老爷你也是知道的。”

沈传谷深思了一会儿说：“我要换个方式去活了，明个咱们爷儿俩去县城玩个痛快去！”

四、买了瓜，喂了马

沈传谷虽然遣散了联保队，但也留下了几个家丁，他带着石头和众家丁，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县城。

正逢年关庙会，县城很是热闹。虽然乱世穷人多，但年还是要过的。来赶庙会买年货的以三四十岁的汉子居多，这些人往住会用柳琴腔唱着：闺女要花儿要炮，老爹要个破毡帽，老娘一年

最辛劳，可惜儿子无回报！

看着这些穷人，听着他们的柳琴腔，沈传谷对着牵马的石头说：“这些人哪里知道啊，在乱世，穷才是最大的福啊！”

沈传谷一改节俭的习惯，看到什么买什么，什么贵就买什么。当走到县城最繁华的青檀寺门口的时候，一个卖黄瓜的人引起了沈传谷的注意。

现在冬天卖黄瓜当然不是稀罕事儿，但那时候可不同，冬天的黄瓜可是个稀罕物儿。

这个卖黄瓜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，他说他有家传的独家秘方，能够在冬天里种出黄瓜。

沈传谷盯着这个汉子，他上下打量了半天，然后才说：“你这瓜怎么卖？”

汉子一伸手：“五十块大洋一根黄瓜！”

沈传谷笑：“倒是挺便宜的，敢问你这里有多少根黄瓜？”

汉子一愣，他反过来打量起沈传谷，然后说道：“不多不少，正好一百根！”

沈传谷又是笑：“也就是说要五千块大洋？”

汉子点头：“正是！”

沈传谷说：“这黄瓜我要了！”然后让石头去提黄瓜，石头提过来说：“老爷，这么多黄瓜怎么往家里拿啊？”

沈传谷“哈哈”笑了：“谁说要往家里带了，我买了这瓜是要喂马的！”说完把黄瓜往马跟前一放，然后让他的马吃。马在冬天吃的都是干草料，从未见过青草之类的东西，当下连吃带糟蹋，一百根黄瓜很快就碎了一地。

这一下别说那个汉子，就是围观的众人也都惊呆了。有人看不惯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如此卖味儿，可要遭天谴的啊！”